

洛 城 小 記

李 宗 裕

今年三月底因工作上的需要到美國走了一趟，先去鳳凰城，再到費城，然後轉往波士頓。離美前順道去洛城，與電信63級的幾位同學聚一聚。在金毅華的新居，由金大嫂掌廚，計有李博文（阿博）、郭文達、李銘、涂滿天、王啓明（阿Q）、我（小李子）以及地主金毅華（金賽）七人。多年未見，難能可貴，爰爲之記。

從波士頓飛往洛城，途中經過大峽谷，足足飛了一個小時才看完這個鬼斧神工的奇景。踏出飛機，上了輸送帶，遙見阿博微笑地走來，神采依舊。三年了微笑如故，想必生活頗爲自得；三年前來美到聖地牙哥也是阿博接我。那次可玩得盡興，三更半夜偷釣龍蝦，釣了五條，第六條嫌太小不要，放生了。還有黑色海灘一探蘆山真面目，等等。此次再來，心情不同，只想完成首要任務，其餘的再說了。所謂任務就是採購嬰兒用品，是太太耳提面命交待的，看來還得麻煩阿博及李大嫂陪我逛百貨公司了。阿博換了新車、也買了新房子，獨門獨院兩層新蓋的房子，上下約七十多坪，在洛城不可謂不豪華矣，看來混得不錯。阿博已有一千金十個月大，長得像極了阿博的爸爸，相貌堂堂。阿博新居前正僱了一位墨西哥佬在整理花園，後院種了些花，也有青菜，倒是逍遙。來洛城第一餐，阿博親自下廚——烤肉，一大塊的牛排硬是塞給了我兩塊。飯後還附有維他命丸，曰：「補充營養」。難怪，阿博養得白白胖胖的。

四月二十六日晚上，到金毅華家。金賽仍是老樣子，一副學者風範。記得大一時，一記高空飛球我沒接着，打到眼鏡去了。那時大一剛入學，

也不認得誰是誰。是大二大三和金賽同寢室，聊起來，才知道當年那一球是金賽投的。金賽也剛買了房子、獨門獨院，佈置典雅。金大嫂第一次見面，賢慧能幹，燒得一手好菜，十幾道名菜吃得衆弟兄讚不絕口，金賽真有福氣。

郭文達賢伉儷帶着一歲大的壯丁，名叫 Elbert，長得很健康活潑。郭文達也買了房子，添了一輛日產新車，生活得很愉快。郭文達和我大四同寢室，我們寢室四個人有三個是交大友聲合唱團團員，郭文達、我、還有管松照，其熱鬧可想而知，每晚十一點多在浴室洗衣服就合唱一曲，唯一的一曲——「回憶」，自以爲繞樑三日，只是不知道在別人耳中是什麼滋味？想交大人涵養够，儘管如殺豬，人家也認了。交大三舍的浴室共鳴效果奇佳倒是真的，常常聽到低音部宏亮有力的聲音，難怪唱得陶陶然，三年前郭文達賢伉儷在水牛城，曾去麻煩他倆。三年後，仍然像是新婚的樣子，幸福美滿，羨煞人。

涂滿天依然仙風道骨，只是身旁多了一位含情默默的漂亮的女朋友。滿天乃班上的聖人，一位虔誠的基督徒，曾任友聲合唱團團長，主辦過友聲與靜宜合唱團的聯合演唱會。那位靜宜團長似乎對滿天印象頗佳，然滿天却不爲所動。滿天因爲音樂造詣頗深，因被貫以「滿天夫斯基」的雅號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滿天從不跳舞、拱豬、打橋牌，除了上教堂、團契、唱歌，滿天倒不嚴肅，經常談笑風生，在大學四年，他好像沒有什麼戀愛史，如今在美國能遇上紅顏知己，上帝有眼。

李銘是個謎樣的人物，他似乎永遠樂觀進取，但總是和誰都有那麼一段距離。只覺得他是一個好人，且能力很強，但總是無法和他深談，他正準備去瑞典受訓，目前仍然單身。記得畢業旅行那段溪頭阿里山縱走的壯舉，李銘走在前頭，不怨天不尤人，面帶笑容走下山去，這一段歷史只有參與其中的同學才能體會了，一車子女孩子及男孩子下山去了，十幾個男孩不好意思硬擠上車，爲了一點點男孩子的風度就繼續走下去，走到晚上

八點多才到溪頭，會讓那些女孩子感動得快掉淚。李銘在當時健步如飛，好像一點也不累。很榮幸我也在此行列中，還有阿博也是。聽說畢旅中李銘對某個女孩很有意思，而那個女孩對他的印象也很好，可惜沒有譜出一段更美好樂章。

王啓明來得較晚，因為有親朋從臺北來，要去迎接。上次來洛城也是阿Q來接我，招待我玩了三天。嘗過此地的大河，有雞蛋那麼大。那次曾和阿Q暢談，談到激動處真想哭。王啓明也結婚了，王大嫂這次不能來，上回新婚回臺北曾宴請同學。阿Q與夫人長得很像，真有那麼一點「夫妻臉」的樣子。

飯後在客廳坐，好像大家都在等着這一刻——唱歌。滿天、王啓明、郭文達、我，當年的團員義不容辭，高歌一曲——回憶。「春朝一去花亂飛，又是佳節人不歸……」畢業前後急就章編成的班刊就以此句為封面，配上一幅少女略帶感傷的畫像，沒有什麼發人深省的意義，只是表達一種離別前的無奈。這一曲回憶讓電信63級沾光不少，首先在大二時贏得班際合唱比賽第一名，最後在畢業旅行歡迎臺大圖書館系女孩的晚會上大放異采，唱得女孩子們為之動容。然也許太久沒練了，唱不出那股韻味來，也許主要的原因是沒有「傾訴」的對象了。接下去一首「你來」，這是大三蟬聯冠軍的曲子，記得服兵役時在鳳山受訓，還經常和滿天在露天洗澡堂碰頭，光着身邊洗邊唱，唱到「常使我淚滿襟」時，真想掉淚，如今唱來也沒有那麼激動了。再一首「當晚霞滿天」……，把酒高歌，彷彿還在新竹交大。

最後合拍一張照片，大家叮嚀我務必投給友聲，刊在封面上亮相（見288期）。交大電信63級在美同學會圓滿結束。

後記：感謝金毅華及金大嫂的盛宴，謝謝滿天及其女朋友送給我太太的禮物，更感謝阿博及李大嫂多日陪我逛百貨公司採購並提供我意見；借友聲之一角感謝諸位同學歡迎我的熱誠。

又記：九月中李博文兄嫂携女返國省親，黃鴻欽兄自美返國定居，十九日晚由老板作東，在貴都吃蒙古烤肉，與會之學長、學嫂連同第二代一共是廿四人。

我的姓名釋疑

商 冰

假如學長們要回想大平越時代有沒有一個姓「商」的校友，那你真的要「大傷腦筋」了。我既不姓「商」，也不是單名一個「冰」字；「商冰」只是我用做寫文的筆名。

因為我的瘦小和貧窮，我大一時的室友，奉送了我一個「綽號」，叫做「小可憐」，我認為是一種「侮辱」，從來沒有接受。

在大二的時候，因為我破舊的軍衣（國立八中的制服）已經百孔千瘡，我的室友們又送了我一個綽號，叫做「傷兵」（商冰），我勉強的默認了，這個「雅號」一直沿用到大三。

在大四的時候，我的室友（他的綽號）「藍關馬」另贈了我一個綽號，叫做「將軍」。但是他一再提醒我，這個「將軍」並不是「威風凜凜」的得勝將軍，而是「四慘」之一的「將軍被敵擒」的將軍，因為怕被讀者誤會為自高自大，所以不敢用作筆名，還是甘心情願自署名作「商冰」。

我一生以來庸庸碌碌，在校時也是籍籍無名，如果你能猜到我的「真姓名」，那你不是我的鄉友，也一定是我的級友或舍友。我的詩文惡劣，寫文章是因為「情感衝動」，家內「獻醜」。我如「出醜」於外，你我同鄉同級，都沒有面子。請你幫場替我「保密」，使「鄉醜」「級醜」不致外揚；因為交大是一座光輝的有金子招牌的大學府呀。

難得糊塗，心照不宣，謹此預謝愛心的維護。